

TANEU  
天府新视界

用一首歌「代言」

成都 cheng du

《成都曲》

唐·张籍

锦江近西烟水绿，  
新雨山头荔枝熟。  
万里桥边多酒家，  
游人爱向谁家宿？

“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”赵雷轻轻唱出的几句歌词，带火了成都玉林和小酒馆。游客到成都，在玉林Citywalk，到小酒馆听歌小酌，几乎成了成都之旅的标配体验。

2

张籍多次为友人写成都「攻略」

《成都曲》是否写于成都是有争议的。张籍没在巴蜀做过官，是否到过成都，也无史籍可查。

南宋诗人陆游就怀疑张籍未到过成都。他质疑的是《成都曲》的第二句：“新雨山头荔枝熟”。在蜀地生活了8年的陆游，把成都地皮都踩熟了，但没见过荔枝。因此，他翻遍了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，也没发现有文字记载张籍曾到过巴蜀。

也怪不得陆游怀疑，张籍的“春秋笔法”信手拈来。他最著名的一句诗——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，讲的是郎情妾意？才怪！他只是在委婉地拒绝某节度使的拉拢。

虽没有史料支撑，但张籍却多次写到过成都的景色。他给即将前往蜀地的友人“写攻略”，在《送蜀客》《送客游蜀》中反复提到了锦江、二江等成都地标。例如，“木棉花发锦江西”“行尽青山到益州，锦城楼下二江流”。

至于荔枝，陆游没见到，但张籍不一定见不到。荔枝树喜高温高湿，能短暂抵御零下4℃的寒潮。唐代正值全球气候温暖期，四川盆地岷江、长江沿岸广泛种植荔枝，成都一带亦有出产。



成都酒吧一条街。图据成都发布

3

张籍心中成都的地标是万里桥

如果张籍真到过成都，那么他一定每天心里都美滋滋的。作为诗圣杜甫的头号“迷弟”，张籍到了成都，一定会跟着偶像的脚步去打卡。

张籍的恩师是韩愈，但他受杜甫的影响很深，始终将目光聚焦社会底层。《野老歌》中“苗疏税多不得食，输入官仓化为土”，《征妇怨》中“夫死战场子在腹，妾身虽存如昼烛”，与杜甫诗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中展现的忧国忧民一脉相承。

张籍有多喜欢杜甫？有一则轶事可证明。后唐人冯贽所著的《云仙散录》曾记载，张籍为了“深度”领会杜诗之精妙，直接将杜诗烧成了灰，再将纸灰拌上蜂蜜，一天早上吃三匙。友人问他何故，张籍答曰：“吃了杜甫的诗，就能写出与杜甫同样出色的诗。”

张籍不仅自己要去打卡，还劝朋友去。在《送客游蜀》中，他就直接提醒朋友：“杜家曾向此中住，为到浣花溪水头。”

回到万里桥的话题。杜甫在成都期间，写了很多自己家附近的诗，“万里桥”出现的频率不低：“西山白雪三城戍，南浦清江万里桥”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”“万里桥南宅，百花潭北庄”。

所以在张籍的心中，如果真的一座地标能代表成都的话，一定是万里桥，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，还是精神层面上的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1

万里桥在唐代已是「酒吧一条街」

民谣歌手赵雷2016年发行的歌曲《成都》，一经推出即成爆款，引发一座城市的共鸣。时至今日，这首歌仍“声声”不息，衍生出交响乐版、音乐戏剧等多种形式，为成都“代言”。

这应是历史上第二首以“成都”为名出圈的“歌曲”。1200多年前，唐代诗人张籍以一首《成都曲》，让成都万里桥边的“酒吧一条街”成为蜀地安逸、休闲的标杆。

两首“成都”，穿越千年，隔空互文。

成都的酒吧，仿佛天生就是为诗人、艺术家们“攒局”的。张晓刚、何多苓、周春芽等艺术家聚在小酒馆喝酒聊天；著名的“白夜”酒吧，更是被诗人欧阳江河比喻为当代的“杜甫草堂”。

1200多年前的万里桥也是这样。学者许蓉生在《成都通史》中介绍，万里桥在唐代已是著名的“酒吧一条街”，无数诗人墨客慕名而来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：“凭寄狂夫书一纸，家住成都万里桥。”唐代女诗人薛涛在这里浇愁写愁，“万里桥头独越吟，知凭文字写愁心。”唐代诗人张籍的好友王建（不是永陵里躺着的那位前蜀皇帝），差点就把薛涛家的门牌号报出来了，“万里桥边女校书，枇杷花里闭门居。”

最能代表万里桥头热闹的，还是张籍的《成都曲》。有研究者猜测，张籍到成都的季节是唐代成都的旅游淡季，所以能在酒家里优中选优，找一家满意的住下。

想象一下，在初夏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万里桥的尽头，坐在酒家的门口，岂不巴适得板？



成都万里桥旧照。图据成都方志